

長篇武俠小說

逃刑傳

徐春羽著 第一冊

收換一批 138

逃刑傳

四卷全





徐春羽著

逃

刑

傳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俠
長篇

逃刑傳上集目錄

楔子 引舊話燕市來怪漢 述往事天橋看神弓

第一回 日暮蒼皇王孫失路 風塵青眼公子延師

第二回 悲際遇醜髮偷學藝 喜同心披髮急親讎

第三回 許都頭夜探桃花鎮 王教師大鬧華家村

第四回 哀王孫都頭遭縲絏 念公子莊主探監牢

武俠長
篇名著

逃刑傳

徐春羽撰

楔子

引舊話燕市來怪漢

述往事天橋看神弓

在清朝光緒十幾年的時候，北京那時還不叫北平，齊化門外離城不遠有個醉仙居黃酒館兒，雖然地方不算很大，裏面也有二三十號坐位，除去賣黃酒之外，也賣些零星菜食，一趕到秋天螃蟹上市，也預備些好大螃蟹，應個時令兒，館子雖然不大，可是賣的全是些闊主顧，原因那時遊玩的地方，沒有現在多，無非等到應時的廟會開放，纔能去逛，醉仙居雖然遠處郊外，可是前面臨街，後邊通河，在河岸上還有幾個子弟唱着京音大鼓，坐在裏頭又喝酒，說起來那個時候，就很是個樂兒，再者那時天下承平無事，那些貝勒貝子，以及八旗的老哥們兒，仰沐天恩，吃着皇上主子的自在飯兒，任事沒有，自然就會想到上這些地方來，消磨歲月，所以這醉仙居，自有這班闊爺台照顧，小買賣幹的兀自不壞，却說這年又值秋季，掌櫃的常三從市上買了百十斤大螃蟹，叫先生寫了一個本居新添螃蟹的黃紙條兒，貼在門口兒，又叫夥計們從新收拾收拾屋子，準備這一班爺台來光顧，果然到了下午兩點來鐘，這些主顧個個來到，霎時把二三十個坐兒佔滿，有些後來的因為沒了坐兒，只好在外面長凳上暫時坐下，刀杓齊響，一會兒工夫螃蟹賣去大半，常掌櫃一瞧，自是喜出望外，正在大家歡

談暢飲的時候，忽聽外面一片喊打的聲音，常掌櫃便顧不得再照料櫃務，慌忙跑到外邊看時，只見一個姓玉的宗室，按住一個檢爛紙的在那裏苦打，那檢爛紙的，却沒命的在那裏苦苦哀告，常掌櫃看了心裏老大不忍，知道那些貴冑宗室，常常在外倚勢胡爲，既是在自己舖子裏鬧事，少不得硬着頭皮去勸一勸，便走上去笑着向那宗室道，爺，您歇歇兒，幹麼跟他生這們大氣呀，有什麼話您交給我，我必有法子辦他，那宗室回過頭來，向着常掌櫃啐了一口道，呸，你也配來說話，開着個舖子，也不照管照管坐位，不論什麼人，只要給錢就賣，說到這裏，拿手一指那檢爛紙的道，你檢這東西，要多髒，有多髒，坐在旁邊這股臭汗味兒，就能把人薰個倒仰兒，這還不算，他坐在這兒，他還不老實，他曾摸索到我這裏來啦，你瞧瞧，他手藝還真不錯哪，我攔在緊貼身的靴頁子，他還給吃了去呢，真不要臉，什麼事不能幹，要幹這個，說到這裏，叭的一聲，又在檢爛紙的嘴吧上打了一下，常掌櫃這時已然知道那個檢爛紙的是小絡啦，便也過去幫着打了兩下，那時早驚動了地面官人，進來問明情由，就要把那檢爛紙的帶走，那檢爛紙的這時不由的哭道，諸位老爺，我沒偷他什麼，我是在這裏喝了兩盅酒兒，剛一掏錢要走，他就把我按倒在這兒，打了我好些下兒，他的那一錠小銀子是我自己的，他要我錢不要緊，他要說我是賊，那就太冤屈我了，諸位老爺，銀子我不要了，把我放了吧，我家裏還有我娘等着我吃飯呢，大家聽了便一齊走過來問道，你既說銀子不是你偷的，就憑你一個檢爛紙的，也配有這麼大塊銀子，遂又問那宗室道，爺既然說銀子是他偷您的，您可以把銀子的分量說一說可

以不可以，也省得讓他這裏瞎說，那宗室聽到這裏，說也怪，登時臉上便不似先前那樣威武逼人的樣子，很不是意思的向那些人道，我天天出來都是隨手拿錢，並沒有秤過分量，反正這錠銀子是他偷我的，大家聽了又向檢爛紙的道，那麼你可曉得這錠銀子是多大分量，那檢爛紙的道，我怎麼不知道，那是一兩零三錢一塊兒，是我二年工夫攢下來化在一塊兒的，我怎能便忘掉，他這樣一說，登時大家倒都呆住了，明知是那宗室仗勢欺人，窮極無賴，想訛人家這一錠銀子，又不敢說出來，又不好找台階，這時那常掌櫃也看破這套戲法，因為是在自己舖子裏，恐怕那宗室一時臉上磨不開，便會鬧出事來，當即陪笑向那宗室道，爺您不必跟他生氣，您把銀子帶起來，把他交給我，總給您出這口氣就得啦，說到這裏用手一拉那檢爛紙的衣襟道，嘿，你跟我來，在常掌櫃的意思，是要給那檢爛紙的一兩銀子，自己認個晦氣，也就算完啦，誰知那檢爛紙的把手只一擺，說聲且慢，那常掌櫃早已一個仰八叉跌翻在地，只見那檢爛紙的雙睛一豎，高喊一聲道，胡奴，瞎了你的雙眼，你也不打聽打聽俺是何如人，你竟敢訛索到俺的頭上，你可算得是胆量不小，可見你平素胡爲，胆大包天，今天遇見了俺，也是你運氣不佳，你來看，說着話他便走到門外，一眼瞥見那拴馬樁子，但見他單掌一削，說來不信，那房樑般粗細的石樁子早已去了半截，看他時仍然氣色不改，仰天哈哈大笑道，胡奴，你的腦袋可能趕上石樁結實麼，來，來，來，且吃俺一掌去，那宗室此時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下去纔好，臉上便似六月連陰的天一樣，黃一陣白一陣，煞是難看得緊，這時那常掌櫃和地面官人都恐怕鬧出事

來，於自己不便，便不得不硬着頭皮陪着笑臉，向前說道，朋友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現在已然很夠而兒啦，您高高手就完啦，從這裏起，咱們交個朋友，來，來，來，咱們到後頭雅座去喝一盅，那檢爛紙的聽了，用手一指衆人道，我把你們這一班抱粗腿舐屁股的骯髒小輩，在他打人後的時候，你們爲什麼不當和事老兒呢，等到這時候，又什麼朋友不朋友啦，真正是無恥之輩，說到這裏又向那宗室道，胡奴，俺今天也不看，在張三，也不看，在李四，只看俺吃了幾鍾酒，不要叫人說俺酒後無德，今天且饒過了你，倘若再是這樣，欺壓良民，那時自有人來管教你，說着又向衆人一笑道，俺今天便取個巧，這筆酒賬便擾了這胡奴，又向那宗室道，你可聽見麼，不願意時，儘可說話，那宗室此時連正眼也不敢看他一眼，只連聲應道，理當奉敬，理當奉敬，那檢爛紙的只說了一聲討擾，謝謝，便拿起桌上那錠銀子，背起那爛紙筐大步的走去，這時大家眼睜睜的看着他走，誰敢道半個不字，直看到那檢爛紙的走過石橋，不見了影子，那宗室纔一聲喝喊道，好猴兒雜種，竟敢硬炸醬到咱們爺們兒頭上來啦，說到這裏，站起身來往外便走，一邊走一邊說道，我追這猴兒雜種去，大家一聽，明是人家孩子臉上磨不開了，這叫作遮溜子耍台階兒，大家齊道，這倒是，他大概也不知道您是誰，這真得警戒警戒他，不然這皇帝脚根兒底下，就不用再走人啦，您要是有着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給您跑跑，幫個忙兒，那宗室道，不用啦，不用啦，回頭見，那宗室說着也便去了，這時大家纔紛紛議論，有的說那宗室平常得罪人太多，今天是買出人來擲他的，有的說這是適逢其會的，又有一個人說，別的倒不要緊，我老瞧

檢爛紙的有一錠銀子，是邪事，又有一個人說，這纔叫作真人不露像呢，你就瞧他那個胎骨子，他會有那麼大勁頭兒，得這石頭樁子也不能用啦，等着從底下打個眼，拴棚環子便吧，這時常掌櫃過來攔道，列位，把這篇揭過去，談點新鮮的，還喝酒吧，螃蟹也蒸得啦，吃完喝完，也就差不多啦，城門現在可關的早呵，大家聽到這裏，知道掌櫃的有些怕事，便壓聲不談，一時，大家吃喝完畢，有的進城，有的不進城，便也慢慢散去，再說第二日，醉仙居依然是座客滿堂，那常掌櫃因為有昨天出吵子的那個碴兒，便囑咐幾個精明夥計，對於酒座，特別留神，又到三點來鐘的時候，忽然從外面走進兩個人來，前邊一個有四十來歲，細腰紮背，穿一件灰色大褂，戴着一頂瓜皮帽，手裏揉着兩個核桃，後邊一個有二十多歲，穿着一件青綢子大褂，光着腦袋沒戴帽子，手裏提着一個大畫眉籠子，常掌櫃跟夥計一眊認得，是內大班的兩位總班頭，登時就是一楞，纔要過去點頭搭話，誰知他們兩個用眼示意，叫他不用說話，這時常掌櫃心裏更是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當時叫夥計好生款待，不可怠慢，自己便也不敢離開方寸的緊守在一旁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看見坐客的眼神一齊外看，並且個個交頭接耳說起喳喳話來，自己也往外看時，正是昨天那個檢爛紙的又復光臨，這時兩個總班頭已然把長衣服甩去，依然坐在那裏喝酒，可是眼睛已然注在外面檢爛紙的身上，常掌櫃心裏一想，今天簡直八成兒有些個了不得，怎麼會那麼巧就遇到一塊了呢，再看那檢爛紙的便像毫不覺得的一樣，仍舊坐在那裏大吃大喝，完全不睬，偏偏這時候，從外面走進一個要飯的花子來，挨着坐位尋小

錢，不想走到檢爛紙的身旁，一個不留神，把爛紙筐碰翻，那些爛紙便一齊滾了出來，那檢爛紙的連理也不理，仍然吃他螃蟹，偏是那花子罵道，什麼猴兒崽子，把東西扔在當道，差點沒把老爺子絆個跟頭，那檢爛紙的回過頭來道，對不住，實在疎神，沒碰着您呀，花子道，碰着，碰着也得行呵，說着便挨着檢爛紙的一個座位坐下，那幾個夥計趕緊過來說道，嘿，要零錢外頭，怎麼坐在這裏啦，你瞧你這身兒，這股子味兒，別人還吃不吃啦，那花子聽了微微一笑道，怎麼着，你們這裏賣飯，還分穿章打扮嗎，我坐在這裏，我給錢，你太勢力眼啦，你們掌櫃的就這們吩咐你們的嗎，說着揚起手來就是一個嘴巴，打得那夥計捂着嘴不敢言語，這時那檢爛紙的便再也忍耐不住，站起身來，向那花子道，我瞧你可也太難啦，出門原爲找樂兒，瞥着一腦門子官司，這不是找着生氣嗎，依我勸，坐下喝酒，幹麼生那麼大的氣，那花子道，我喝酒，我花錢，你管得着嗎，那檢爛紙的道，你真不知自愛，說猶未了，只一掌，那花子便倒在地下，却不住的嚷道，你打傷了我啦，小子，咱們是官司，沒完，這時那個穿灰色大褂的漢子便趕過來問道，傷了你什麼地方了，那花子道，他踢傷我的腿啦，您找地方官人，我們打官司，檢爛紙的道，呸，你別不要臉啦，我拿手一推你，會碰了你的腿啦，你打官司，老爺沒工夫陪你，我走啦，剛說到一個走字，只見那穿灰色大褂漢子，早一把把他揪住，說你別走，你走了事情難辦哪，那個穿青的少年也過來道，說你打啦，你說你沒打，全不能算，最好你們兩人可以同我們到一趟衙門，那檢爛紙的一聽，哈哈一陣斂笑，說道世界上的事，總要講理，他連碰俺兩次，還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，俺

都沒有計較他，他又打了夥計，是俺看他十分懶賴，纔扯了他一下，他便倒在地下，硬說俺踢傷了他，你們便要叫俺和他去打官司，在前兩年，打個官司，倒也有些意思，現在沒有那種功夫，對不住，失陪了，說到這裏，只見他雙脚一登，平地跳起，左手一掀房椽，兩脚一飄，早已上房，衆人一齊趕出看時，只見他一隻腳站在瓦攏上，喊道：如果你們要找尋俺時，可到槐抱椿樹庵去，過了三天俺却不候了，說罷只將身子一擰，早已不見蹤影，這時衆人雖不敢喝采，都不禁的暗叫了一聲好身手，那穿灰色衣裳的向那年青的道：二順兒，你睜見沒有，我就知道有些不照嗎，得，差事也罷啦，有個什麼法兒，回去好交待呀，這時那個花子也就不再扒在地下，站起來向那穿灰色衣裳的道：得啦，何頭兒，都是您沒事城牆上拉屎，假充這高眼，弄得八面兒不得勁兒，這是爲什麼許的，別的還不說，人家孩子這個嘴巴挨的冤不冤哪，那個何頭兒道：小楊子兒，別說啦，總算咱們爺們兒不行就結啦，這不是他給咱們留下地名兒啦嗎，咱們明兒早晨再去一趟，這回要是弄不了他來，算我不是幹這個的，從此我不吃六扇門兒，你瞧怎麼樣，小楊子兒跟那個二順兒一齊道：好，就那麼辦啦，明兒還是我們兩人捧您這一場，遂向那常掌櫃的道：常爺擾您買賣，咱們回頭見，常掌櫃的忙道：沒什麼，沒什麼，您幾位再喝盅，何頭兒道：不喝啦，回頭見，說着同那個人去啦，這時酒館的人你也談論，我也談論，都是這一回子事，這個就說，這個總得和昨兒那檔子是一回事，那個說：檢爛紙的準得是馬賊，您瞧那腰腿，又有一個人道：這件事我差不離倒是知道點兒，您知道昨兒在這喝酒的那位呀，那是咱們宗人府玉泰玉二

爺，外號玉戛子兒的就是他，平常就是挖墳盜墓欺寡婦敬光棍，一個無惡不作的大壞人，昨天那錠銀子，我眼扭是人家從身上掏出來的，他硬要吃人家，這回可算碰在點兒上啦，昨天他挨完了打，他還是真追人家去啦，追到半截碑兒，人家也沒理他，他也就不再追人家啦，誰知道他查人家沒查清楚，人家倒把他探了一個實實在在，就在昨兒晚上，也就是兩點來鐘的時候，那玉戛子正在要睡覺啦，就聽簾板兒一響，您猜怎麼着，就是那個檢爛紙的就進來啦，也不是白天那個打扮啦，青絹子包頭，一身青綢子褲褂兒，脊梁上背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一挑簾他就進去啦，拿手一指玉戛子說，好猴兒崽子，白天你溜溜兒追了老爺子一道兒，你當着沒睜見你哪？你訛完人家還要訛俺一頭，你這小子的兩隻眼就該挽了去，今天要是不管教管教你，你明天還要反了呢，正在這麼個工夫，玉戛子他媳婦從他婆婆的屋裏過來啦，別瞧玉戛子人頭兒，他們不地道，還真說的是好人家的姑娘，您知道老爺陳玉亭陳半衙呀，就是他的親姪女，也不是誰給說的媒，會給了這小子啦，娶過來剛兩個多月，身上穿的還是賠嫁的衣裳哪，他一進屋來，睜見屋子裏站着一個人，身上背着刀，自己爺們蹲在坑上一個杌兒裏，像是剛從法場上赦回陪過綁似的，他剛想往外跑，那個穿青衣裳的就給他截住說道，你這婦道不用跑，也不用喊，俺不是壞人，你瞧你炕上蹲的那個人纔是道地壞人呢，俺今天到這裏，本打算替這裏人除一禍害，今天看你的分上，饒恕於他，饒可是饒了，俺必須要警戒他一下，一回頭向那玉戛子道，你願意死，你願意活，玉戛子平常訛起人來，一張嘴，兩層皮，能說得死漢子翻

了身。昨兒晚上也不知怎麼啦，上牙打下牙，上嘴唇貼下嘴唇，兩眼神都定啦。半天掙出一句話來道：「檢爛紙的，不，不是，爛紙大爺，我願意活活，那檢爛紙的道，你瞧你這德行兒，俺真有些看不慣，就像你這塊料兒，也要滿街找便宜，真是有點不知自量，俺告訴你，俺今日此來，本打算把你一刀兩段，上下擱你幾個透明窟窿，現在看在你這媳婦身上，饒你不死，不過有一樣，我要向你媳婦借件東西，說到這裏，向他媳婦笑了一笑，又回過頭來，把眼向玉戛子一瞪道：「你說不肯時，俺便請你吃這一刀。這時，那玉戛子只要能保全性命，便沒口的答應道：「隨您便，您愛借什麼就借什麼，可要我出去麼？」那人聽了，把刀只向他一晃道：「狗雜種兒，休得滿嘴胡言，便又回頭向他媳婦道：「大嫂子不用駭怕，俺看你腕上戴的這付鐲子，倒也沉重，約值個三五十兩銀子，請你把他摘下來，放在桌上，俺將他拿走，做個紀念，又把刀向玉戛子一指道：「猴兒崽子，你可捨得麼？」那玉戛子雖然心痛鐲子，可是性命要緊，便不敢說出半個不字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捨得，捨得，又向他媳婦道：「你快摘下來給他老人家得啦，他媳婦一個婦道人家，那裏見過這種陣仗兒，早就讓他把那爭光奪眼的刀，鬧的暈頭轉向，跑又不敢不跑，又不肯，現在聽說要叫他，把鐲子摘下來，給一個一而不熟的人拿去，你想人家自己賠嫁的東西，焉能捨得，剛說了一個不字，只見那人向前搶了一步，一把便把玉戛子的辮子揪在手裏，那隻手的一把刀，早已蕩了過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玉戛子一根辮子，早已迎刀下來了半條，他却把刀在玉戛子脖子上擦了兩擦，說道：「猴兒崽子，我叫你們捨命不捨財，僅見他說了兩句，那玉戛子却一聲也不言語，低頭

看時，那玉戛子兩眼上翻，已是吓死過去，便放了玉戛子，轉身向玉戛子的媳婦道：「俺因為你是個婦道，不肯傷害於你，你倒得命思財了，休走！且吃俺這一刀。」那玉戛子的媳婦纔說了個不字，便見那人把自己丈夫辮子削了半條。此時見那人又奔自己而來，那裏還有魂在，雙手不住的擺道：「別，別，您別殺我。」當時把錫子摘了下來，戰戰抖抖的送到桌子上。那人見了微微一笑，大嫂子，不要怕，俺不過同你作耍，俺這時便去了。等他醒來，你就向他說，俺不是賊，也不是強盜，只因他在大街之上，欺壓良民，是俺一時不平，今晚特來警戒於他，叫他以後改過纔是。倘若是再犯在俺的手裏，那便定要取他狗命。俺走之後，你們不必大驚小怪，驚動官府，倘有風聲草動，俺便會再來。錫子辮子俺暫時借去，不出半月，定然子母送回。說到這裏，拿手裏刀，先挑了一挑簾子，見沒有什麼動靜，纔雙手一抱道：「受驚，再見。」只一聳身，早已蹤跡不見。那玉戛子的媳婦看見他已經去遠，然後纔敢慢慢走過去。這時玉戛子已然悠悠醒轉，睜眼一睜，那削辮子的人已然不在，纔向他媳婦說道：「我早跟你說過，讓你把錫子收起來，你偏偏不肯，現在讓人家弄了走啦，心裏也舒貼了吧。」他媳婦本來就受了一肚子委曲，一點安慰莫得着，倒受了他一頓數落，不由得痛哭起來。那玉戛子把眼一瞪道：「你還哭哪，我為你這付錫子，差點沒讓人家把腦袋給削了半個去。這陣子，你又哭啦。」他們兩人一吵嚷，纔驚動了上屋裏玉戛子。他們老太太，以為小兩口兒又拌嘴了呢，就在上屋喊道：「大譜子，黑天半夜放着覺不睡，鷄吵鵝鬧的嚷嚷什麼，有什麼明天白天不能說，非得今天晚上窮吵。」那玉戛子您別瞧他那樣，對於他們老

太太倒是知道孝敬，聽見老太太一嚷，趕緊答應道：「阿家（註：滿人呼母爲阿家）沒什麼我們不吵了，您歇着吧，這時他們雖然不敢再高聲喊叫，可是仍免不了暗中咕咕。」玉戛子道：「你瞧，老太太也問下來了，明天你要是沒了鐲子，老太太要看見問你，你是怎麼說？」他媳婦道：「沒別的法子，只好把那付穿珠花的鐲子戴一戴吧，要是老太太問我，我就說金鐲子太沉，戴着舉動太不方便，纔換了這付鐲子。」玉戛子道：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一付金鐲子就得好幾十兩，再要丟一付珠子的，可更受不了啦，依我說，你明天就楞不用戴，老太太要問下來，你就說是我說的，在家裏不用帶那行子，也就完啦，可是有一樣，我得等天亮了，去想個法子，告訴地面兒，讓他們想法子給我找東西拿人，要不然更了不得啦，他要是拿高了興，他還不天天來呀，他要是來上一個月，咱們這點家當兒也就全完啦，倒是他媳婦看得破說道得啦，丟點東西倒沒什麼要緊，只要人沒受傷也就完啦，你瞧他來去連個聲兒都沒有，准得是個大暗賊，地面上官人未必能拿得了他，倘若拿他沒成，他再一恨，再來上一個二回，恐怕更弄不出什麼好兒來，你想他剛才拿刀能削你辮子，難道他就不能削你腦袋嗎？你只當他是已然把你殺了，你還能去告他嗎？」玉戛子道：「話雖如此，誰讓他沒有把我殺了呢？」那人說到這裏，旁邊又一個人道：「這不用說啦，一定是玉戛子報了地面兒，今天纔會有人來辦這差事的吧？」這時旁邊又一個人道：「你們所說的是有點影子，可是不很詳細，那麼您怎麼能知道那麼詳細呢？難道說您也去偷着聽來嗎？」先前那人道：「您挑得倒是不錯，您那知道我住家跟玉戛子媳婦娘家沒多遠，玉戛子媳婦受了

這場驚，又說玉戛子還要去報官，恐怕把事越鬧越大，所以一清早他就回家啦，打算請他爸爸去勸一勸，他們使喚的一個老媽子，常上我們家去串門子，這是他學說的，不然怎麼會知今天的這個碴兒呢？那個人道，碴兒呢，是有這麼一點兒，不過你們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今天辦案的兩個頭兒，一個是夥計，我們都有點認識，那個穿灰色衣裳的，是內大班的頭領，名子叫何玉龍，在裏頭當的好紅差事，那穿青的叫陳泰，小名叫二順兒，那個化子叫楊慶兒，都是他手底下的好夥計，我今天早上到鬼市兒去找點東西，就碰見那位何頭啦，我問他們上什麼地方去，他說昨天晚上振貝子府出了大暗賊，不單是偷了東西，並且這個賊還露了面啦，因為他下來時候，那振貝勒正在屋裏盤算一樣事情，還沒睡呢，聽見院子有了響動，正要叫人，誰知道他早已掀簾而進，那振貝勒自然是吓了一跳，却見他不慌不忙的向貝勒爺請了一個安道，請爺的安，那振貝勒瞧他身上並沒帶着什麼傢伙，臉上又無惡意，還以為是門上沒有留神，他從外面溜進來的哪，遂即拿出身分向他說道，你是什麼人，黑夜之間，到我這裏幹什麼來啦，只見他微微一笑向貝勒說道，一來給您請安，二來有一件事跟您商量，東壩民人范瑞臣的女兒，聽說您要給兩錢把他弄到您家裏來，這話呢，我想一定靠不住，拿您這樣有身分的人，豈肯作出這強盜之事，不過我想，這要不問個水落石出，一來於您名譽上不好聽，要是弄到主子耳朵裏，事情也不好辦，因此小人才敢斗胆夜入爺府，驚動爺駕，特來稟明爺，這要真是爺辦的，請爺非收回成命不可，爺要執意不聽，那時休怪小人無禮，如果不是爺幹的，可速差精明強

幹之人，調查此內容，務要辦個水落石出，話已講完，請您安歇吧，他說完這片話，單腿又是一安，向貝勒說了聲驚擾，便要轉身出去，恰是一抬頭時，看見貝勒爺桌上放着一個翡翠烟壺兒，他便又轉回身來，向貝勒爺道，怎麼您也好聞烟麼？小人家裏藏有好烟，請爺把煙壺暫借小人一用，三日之內，定當奉還，說完也不等貝勒爺再行囑咐，即取了桌上的烟壺往懷裏一揣，衝貝勒一點頭，只一幌，簾板連響都沒有響，早已蹤跡不見，却聽門外嘆咤一聲，早有一人摔倒地上，那貝勒還以為家裏人，看見了賊人，在門外埋伏好了，捉住了賊人，呢，心裏着實的一喜，趕緊出門一看，敢情是自己的家人永安，摔在地上躺着，不由得又急又氣，向那家人說道，永安，你幹什麼來着，怎麼會摔在地上啦？快起來，那永安看見了他家貝勒，心裏纔提起一點勁兒來，爬起來向貝勒爺請了一個安道，爺受驚，剛才爺不是讓奴才去泡茶嗎？廚房裏火封了，好容易挑開火，纔炊了這麼一點水來，一進這院子，奴才就扭見窗戶上有兩個人影，奴才走近窗根兒底下，才扭出來不是咱們府裏的人，奴才本打算出去叫人進來，可是又怕爺在屋裏先受了驚，又趕上今天這條腿也不知怎麼啦，一個勁兒抽筋，再也抬不起來，好容易他說完了話，往外走，奴才纔把心放下去一點，誰知道他又回來啦，他拿爺的煙壺，奴才干着急，不敢攔他，奴才準知道這個翡翠煙壺是主人賞給爺的，這要丟了，主子要問下來，爺也招待不起呀，他還是真拿走啦，奴才瞧他出來，剛要把他攔住，誰知道他就在窗根底下，一伸手就拿起一把明光瓦亮的一把刀，衝奴才一幌，奴才一駭，怕才摔倒在地，驚了爺的駕，貝勒一驚，還真拿着刀